

成为小王子系列

Courrier Sud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南方邮航

〔法〕圣埃克苏佩里——著

马振骋——译

非外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成 为 小 王 子 系 列

Courrier Sud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南方邮航

〔法〕圣埃克苏佩里——著

马振骋——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邮轮/(法)圣埃克苏佩里著;马振骋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成为小王子系列)
ISBN 978-7-02-014173-9

I. ①南… II. ①圣… ②马… III. ①中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802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125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173-9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圣埃克苏佩里小传

圣埃克苏佩里 1900 年出生于法国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父亲是保险公司职员，母亲懂音乐，爱绘画，很有艺术素养。圣埃克苏佩里的童年过得很愉快，中学时代是在瑞士度过的，1917 年回国。1919 年投考海军学校失败，在巴黎美术学院学美术。1921 年参加空军，受训后派往当时法属摩洛哥学习飞行，获证书。1923 年复员回巴黎。这时他开始写作。

1926 年 9 月圣埃克苏佩里考上设在图卢兹，哺育了法国最早一代民航飞行员的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他年轻有为，热心大胆，深受上级的器重。后来他调往非洲撒哈拉西部朱比角中途站。当时撒哈拉西部有三种势力：法国、西班牙和阿拉伯抵抗部落。三方面的关系有时相当紧张。飞机迫降在沙漠上，飞行员常有渴死、遭虐杀、扣作人质的危险。圣埃克苏佩里一无自卫手段，二无人生保障，凭诚意、机智和胆略，赢得摩尔人的信任，争取到西班牙人的合作，多次给处境危困的机组提供有效的帮助。在朱比角一间小木屋里，两只汽油桶上加一块木板，他写出了《南方邮航》(1928)。

1929 年，他到南美洲开辟新航线。阿根廷巴塔哥尼亚气候严酷，经常飞沙走石。圣埃克苏佩里负责境内里瓦达维亚到彭塔阿雷纳斯那一段航线。1931 年在阿根廷他和擅长雕塑的康素

罗·桑星结婚。同年年底发表《夜航》，获费米娜文学奖，在文学界声名鹊起。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圣埃克苏佩里去那里为巴黎两家报馆撰写通讯报道。1938年又登上飞机尝试接通纽约到麦哲伦海峡附近火地岛的航线，不幸又告失败，还身负重伤，在纽约长期治疗。1939年发表《人的大地》，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不久，同盟国和轴心国在欧洲正式宣战。圣埃克苏佩里是空军后备役上尉军官。他已39岁，作为空军飞行员已经太老，但是他不愿意到情报处工作，再三要求转入战备役，编入侦察部门。1940年，法国贝当政府跟纳粹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圣埃克苏佩里不久退役，回到失败主义气氛弥漫的巴黎，苦闷彷徨。12月他听从好友莱翁·维尔特的劝告，下决心到美国去看能为苦难的祖国做些什么。在美国，法国戴高乐派和维希派争斗激烈，圣埃克苏佩里无所适从。苏联宣布对德作战，初期节节败退，放弃大面积土地，他振笔疾书，写成《空军飞行员》，描述他在国内阿拉斯上空的一次侦察飞行，让世人明白敢于做出牺牲的失败孕育着日后取得胜利的种子。

他不甘心在艰苦抗战中坐等胜利来临。1944年3月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卡富塔，向同盟国地中海空军司令部要求参加战斗，感动了地区作战司令美国的艾拉·埃克将军，批准他回到已迁至撒丁岛的原部队，进行五次侦察飞行。他进行了八次还不歇手。7月31日，他要执行他的第九次任务，目的地是他童年的故乡里昂东面的空域。那天风和日丽，圣埃克苏佩里

精神抖擞登上座舱，从科西嘉岛东北的博尔戈起飞，进入地中海上空后，竟像他书中的小王子一样，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虽然多方努力调查，也没有找到作家的遗体 and 飞机残骸。圣埃克苏佩里罹难的时间、地点、原因始终是个不解之谜。

战后，法国连续出版了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其中有《要塞》(1948)、《青年时代的信札》(1953)、《笔记》(1953)、《给母亲的信》(1955)、《生命的意义》(1956)。

圣埃克苏佩里进入航空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使他这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步入一个需要高度责任心和冒险精神的领域，渐渐走上光辉的人生历程。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同事，横越浩瀚沙漠，苍茫大海，巨峰林立的安第斯山脉，既锻炼了意志，又充实了思想，他从空中看到地球，只是依托在山、沙、盐碱组成的底座上，生命在上面只是像瓦砾堆上的青苔，稀稀落落的，在夹缝中滋长。在这块狭窄的背景前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人间悲喜剧，产生了多少爱和恨。其实，文明有时像夕阳余晖似的，非常脆弱，一次火山爆发、一次海陆变迁、一场风沙都可以使它毁灭无遗。

这些形成了圣埃克苏佩里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人生归根结底不是上帝赐予的一件礼物，而是人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人的价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

飞机愈飞愈高，航线愈飞愈远，都要回到地面又重新起飞，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这也象征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思想与

作品。根据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哲学，个人应该首先通过行动建立自己的本质。人的品质是以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而确定的。这样做的同时，是向着人（即我们所说的“大写的人”）的方向前进，达到理想中的自我完成。人的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人的上升日臻完善。因而，人的一生是人的成长过程，人生只有一条道路，一个途径，走向人的境界，而人又是在永恒中不断完美的形象。

所以他的作品再三围绕这个主题：人的伟大在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建立在于人的行动。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可以促成自身的奋发有为。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

序

安德烈·伯克莱

像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这样的人，朋友与上司都称他是个天才，这一直会让我们想起阿兰在《关于静止的谈话》中的这些话：“力量的真正标志也就是抗拒，也如同沉思的标志。对于万种事物的不断打击又聋又哑，不是像一个动物窥伺惊慌，而是毅然决然去听去看，这才是英雄。”在民航飞行员大家庭里，这位好汉得到了名副其实的评价，他们是这样说他的：“……这位年轻人屡次表现神勇，每个星期带来一件更为豪迈的壮举，在里奥德奥罗的荒漠沙碛上早已是个传奇人物。”这个评语登载在一份公报上，我们对此没有附加任何慷慨激昂的内容。

圣埃克苏佩里身材魁梧，行事低调，腼腆。人家对他说什么打动不了他，因为他的身体承受了害怕，再也不能承受赞美，那就由我们来写吧，我们把他看作邮航公司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自己不会说，要说也是说别的。当一个人有了一颗英雄之心，他总是有分寸地保持贵族的矜持与沉默。

大家可能还奇怪，这个青年还写书。但是圣埃克苏佩里不是一位作家，对他来说，飞机从来不是一种文学消遣。然而性格与毅力往往被行动家置于聪明之上，这些也是激发种种思想

的丰沛源泉；我们不妨要求一位天赋极高、还可说是“全才”的飞行员，给我们说一说那些不同凡俗但是真正的想法，全都是他本人在充满凶险、千钧一发程度超过最紧张传奇的那些事中体验到的。此外，谁有一颗军人也就是英雄的灵魂，总有一支生花妙笔，因为他不用寻章摘句，写出生龙活虎的生活还不够动人吗？

圣埃克苏佩里工作于一家邮航公司，公司除了其他服务以外，还保证欧洲与南美洲的航线。正常航程是一万三千公里，其中虚拟路线总是飞越在一百道障碍之上。这要比遭到同样多的抢劫故事更加令人赞叹，因为那时英雄主义不用服从类似的纪律。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上的飞行员，就是与众不同地生活在这种充满意外事故的单调中，他们的勇气首先应该以钟点计算：必须在星期五早晨离开图卢兹，无论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平安抵达目的地。

圣埃克苏佩里当朱比角中途站站长，夹在大西洋和撒哈拉之间的某处，这种无休无止的历险中某些事件我们是熟悉的。他从那里出发去修复跌落在内陆深处的飞机。因为每个航班的飞行员都必须越过两千三百公里的沙漠，其中一千五百公里下方是里奥德奥罗的抵抗地区，那里险情一直不断，还夹杂着龙卷风和大雾。在这块未经开发、相互残杀和狂热崇拜的毛里塔尼亚土地上，飞行员过着他们的日子，遇上危险只有向三座西班牙土堡求救。我们只是在这部书中最后寥寥几句的简报中获知他们的业绩。

比如说里居艾尔为了救助古尔，降落在打伤了古尔，也杀害了他的伙伴们的这些抵抗部落中间。

吉约梅、里居艾尔、雷内和安东尼救助一架跌落在抵抗区的乌拉圭水上飞机的机组。

科莱也曾从他们手里救出一艘帆船上的遇难者。

这样的战争前途难测，又不容许走错一步，圣埃克苏佩里是参与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在雷内与塞尔被俘四个月间表现出果敢与胆识，还显出与生俱来与落落大方的智勇。他在西蒙和科莱之后，又去抵抗区跟出事五天、已快渴死的勒布里克汇合；他救助落在里奥德奥罗的西班牙飞机师。他独自带了一名翻译到处降落，随时有杀身之祸；有一次，他救助一架故障后遗弃在撒哈拉的飞机，在一场交火中鼓励原住民的士气。

这样一位飞行员，又是这样一位战士，却有余暇写作，这好像很少见。但是这是行动家的特权，他们把一件件工作轮替着做就是休息。我们的乐趣不是在英雄身上蓦然发现了作家，而是在作家身后去发现那个人。重要的是跟这位战士取得联络，跟随他进入这一场正在进行的斗争，倾听关于勇气的知心话。

这样一支笔下的传奇故事更为直接。它不是通过现代读者无意识中已经读腻的那种手法送到我们面前，而是直截了当，像从一个比我们这里更为高尚和纯洁的现实中回来，不需要其他手法就表达了在毅力促使与高尚职业培育下生成的感受与诚挚。

目 录

圣埃克苏佩里小传 1

序 / 安德烈·伯克莱 1

第一部分

(一) 但是怎么相信我们的平安呢? 那些信风不歇地朝南吹, 带着丝绸的声音掠过海滩。 3

(二) 飞行员判断着空气, 起初它不可触知, 后来在流动, 现在变成了固体后, 他撑着往上升空了。 6

(三) 我们从非常远的地方过来。我们的厚大衣覆盖全世界, 我们旅行者的灵魂照亮着我们的中心。 11

(四) 贝尼斯累了。两个月前, 他北上巴黎去征服杰纳维耶芙。他失败后收拾好残局, 昨天回到公司。 17

第二部分

(一) 他靠着抛锚的飞机, 在沙面上的这条曲线前, 在地平线的这道缺口前, 像个牧羊人给他的爱情守夜…… 23

(二) 她从来不曾对贝尼斯提起她的丈夫埃兰, 但是那天晚上: “无聊的晚餐, 雅克, 那么多人, 你来跟

- 我们一起用餐吧，我就不那么孤单了。” 33
- (三) 她惊醒过来，奔向床前。孩子睡着，脸烧得发亮，呼吸短促，但人平静。杰纳维耶芙半睡半醒，想到了拖轮的急迫吭气声。“辛苦！”这样已经有三天了！ 37
- (四) 他把她拉回来，面对面，冲着她说：“但是女人的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她还是要躲，他用一句羞辱的话来制止她：“孩子要死了，这是上帝的指责！” 42
- (五) “雅克，雅克，带我走吧！”……杰纳维耶芙闭上眼睛：“您把我带走吧……”“我的儿子死了……” 45
- (六) 她的过去都崩溃了……一切都从过去跌了出去，第一次露出一张赤裸裸的面孔。 48
- (七) 今晚，她会在纵情中找到那个脆弱的肩膀，这个脆弱的庇护所，把脸埋在里面，像只等待死亡的动物。 51
- (八) “您带我上哪儿？您为什么带我上这里？”“这家旅馆不喜欢吗，杰纳维耶芙？那我们再走吧，愿意吗？”“好的，再走吧……” 55
- (九) 这样在一节车厢里。轮轴声在给逃离打拍子。轮轴像心一样跳动。额头贴在玻璃窗上，景物在流逝。 61
- (十) 他又抬起眼睛。她露出侧面，低下头，在遐想。她若稍微侧转头，他就失去了她。 62
- (十一) 城市在他四周毫无用处地搅扰。他知道他从这种混乱中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他慢慢逆着陌

生的人群走。 65

(十二) 舞女在沙子上画出然后又抹去几个谜后，谢场退下。贝尼斯向身姿最轻盈的舞女打了个手势。 71

(十三) 她横卧在这个胸脯上，感到男人的呼吸如波涛似的起伏不定。这是一种渡海的焦虑……她体验到一种飞快、不可捕捉的逃逸。 74

(十四) 这间秩序井然的客厅像一座月台。快车始发前，贝尼斯在巴黎度过了几个荒漠般的钟点。 77

第三部分

(一) 欧洲、非洲一边在各处清除白天最后的暴风雨，一边前后相隔不久准备着迎接黑夜。 81

(二) 这里，语言渐渐失去了我们人类向它提供的保证。它包含的仅是些沙子。那些最沉重的词，如“温情”“爱”，压在我们心上毫无分量。 88

(三) ……你将给我们说的不是爱情，不是死亡，没有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风的方向、天空的状况、你的发动机。 93

(四) “你相信她过得了这个星期吗？医生……”脚步走远了。他惊呆了，没有说话。谁快要死啦？他的心揪紧。 98

(五) “……我们离另一种生活是那么远。她死死抱住她的白床单、她的夏天、她的那些实在的东西不放，

- 我就没法把她带了走。让我走吧。” 104
- (六) 如果这个指针放弃它的数字，如果故障把人交给沙漠，时间与距离将含有一种新的意义，这甚至不是他意识到的。他旅行在第四维度中。 105
- (七) 夜色灿烂。雅克·贝尼斯，你在哪儿？……在我四周的这个撒哈拉，上面只有极少的负载，仅仅这里和那里有一只羚羊跳过，仅仅在最深的褶皱里，抱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孩子。 113
- (八) “达喀尔呼叫图卢兹：班机平安抵达达喀尔。句号。” 120

第一部分

(一)

“发报。六时十分。图卢兹呼叫各个中途站；法国-南美洲班机五时四十五分离开图卢兹，句号。”

天空清澈如水，星星浸在其中光亮耀眼。然后夜黑了。月光下撒哈拉沙丘滚滚向前。我们额头上的这道灯光照不亮物件，但显露其轮廓，给每样东西添加些许温柔。在我们发闷的脚步下一片丰饶奢侈的沙层。我们摆脱烈日的重压，不戴帽子踩在上面。黑夜，这个家……

但是怎么相信我们的平安呢？那些信风不歇地朝南吹，带着丝绸的声音掠过海滩。这不再是欧洲大陆上旋转的柔风；它们顶着我们犹如顶着行驶中的快车。有时黑夜里，它们紧紧压着我们，我们背靠着它们面对北方，感觉被托升至一个黑暗中的目的地。仓皇啊！担心啊！

太阳旋转，带来了白天。摩尔人动静不大。那些冒险走近西班牙要塞的人挥舞手臂，扛枪就像扛个玩具。这是从幕后看到的撒哈拉。抵抗部落在这里失去了神秘，走出了几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扎堆生活在一起，面对着自己的形象，圈子极端狭窄。这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沙漠中不知道孤单；必须回家才能想起置身天外，在远景中发现这个情况。